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3.007

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书写的新特点

刘胡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战争小说是对战争记忆的追溯和构建的一种文学体裁。英国早期的战争小说叙事受英雄史诗传统叙事的影响,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叙事聚焦在宏大的战争场面、重大的军事行动或英雄人物。而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书写呈现出新特点:主要关注回归士兵重新融入家庭和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战争书写中对人性的剖析以及通过描写战争期间的爱情故事来反衬战争的残酷并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关键词:创伤书写;困境;人性;爱情故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3-0050-06

战争小说是对战争记忆的追溯和构建的一种文学体裁,许多英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追溯了一战和二战以及其他现代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和影响。英国早期的战争小说叙事受英雄史诗传统叙事的影响,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叙事聚焦在宏大的战争场面、重大的军事行动或英雄人物,目的在于激起士气与弘扬爱国主义。而到了21世纪,英国战争小说书写开始关注普通士兵和后方民众的个体创伤,叙事主要聚焦更加真实和多样化的个体,创伤叙事成为战争叙事的主旋律,自下而上的叙事视角成了战争叙事的主要切入点。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书写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作家更加关注回归士兵在重新融入家庭和社会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关注战争书写中对人性的剖析,并且通过描写战争期间的爱情故事来反衬战争的残酷以及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一 回归士兵融入家庭和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困境

许多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叙事关注个体的创伤体验,特别是关注回归士兵经历了残酷的战争

后重新回归社会时面临的各种困惑和难以融入家庭与社会的窘迫处境。英国作家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在其创作的《士兵归来》(*The Soldier's Return*)中以其父亲二战的服役经历为原型,描写了受到战争创伤影响的士兵山姆·理查森从缅甸战场返回家乡,在他回归家庭和社会的时候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心理障碍。山姆的战友伊恩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用身体压住已经被拉响的手榴弹而被炸死,山姆目睹这一切后非常自责,认为自己身为队长应对此负责。战友的死给他带来了心灵创伤,而给他带来更大创伤的是,战场上他目睹日军把十一个缅甸儿童捆绑在树上然后残忍地用刺刀杀死,当他看到孩子们的尸体“(被绑)在树上一动不动,血慢慢地流着,流浪狗被吸引过来后疯狂地挥舞着爪子扑向树干”^①时,这一幕血腥的场景后来成为山姆的噩梦。从战场回来后,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胆小懦弱,特别爱哭而且很黏人,像“被包裹在棉花里的孩子”^②,这让他想起自己看到的被杀害的缅甸孩子。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如此软弱,渴望把他培养成性格刚强的男子汉,于是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粗暴地干涉妻子陪伴和教育孩子。当他看到儿子哭泣、撒娇,黏着妈

收稿日期:2022-0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WW076)

作者简介:刘胡敏(1974—),女,四川成都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①Bragg, Melvyn. *The Soldier's Retur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P.224.

②Bragg, Melvyn. *The Soldier's Retur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P.74.

妈时,他总是会用“妈妈的宝贝”^①这样的词来刺激儿子。有一次,他看到妻子搂着孩子睡觉便心生嫉妒,粗鲁地把已经睡着的他们拽开。此外,像许多对战争经历保持缄默的士兵一样,山姆也不愿意把自己在战争中经历的伤痛向妻子讲述,因此他的妻子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对待儿子。在日复一日的情感拉锯战中,山姆与妻子、儿子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山姆不愿向他人诉说自己可怕的战争经历,血腥的战争场景在他的脑海和梦中反复出现,无法言说的伤痛导致他无法缓释或疏解自己的战争创伤,这种创伤如冰层一样越结越厚,最后造成山姆与亲人之间产生了难以化解的隔阂和无法跨越的鸿沟。

除了难以融入曾经温馨的家庭,饱受战争创伤的山姆在回归社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境。周围人对回归士兵的漠视让他特别渴望逃离这个曾经对他来说如此熟悉的社会,他们冷漠的态度让他宁愿再次回到战场。当他独自一人进行社交活动时,他总会感到“不自在”^②;当他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走着,他也会感觉自己好像在海里无法呼吸快要窒息一样,“他觉得自己要患幽闭恐惧症了”^③。回到这个曾经那么熟悉的社会,他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成了陌生人,而唯一能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是给牺牲战友的家人写信。无法正常顺利地融入曾经那么温馨的家和如此熟悉的社会让他感到非常无助,以至于他一直想用去澳大利亚工作来逃离这一切。山姆回归社会所面临的困境皆因:“创伤的产生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在现代社会里,士兵们的亲人、朋友等很可能根本不了解他们和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因此他们会有强烈的异化感。老兵们回国后难以找到工作,不能给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会更加难以融入社会,创伤也更难愈合。”^④正是后方的亲人和朋友根本不了解回归士兵曾经在战场上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目睹了多少令人发指的血腥暴力,因此无法对士兵们的痛苦和创伤感同身受,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疏离。

海伦·邓莫尔(Helen Dunmore)在《谎言》

(*The Lie*)一书里也讲述了一战幸存士兵丹尼尔从战场上回归的时候无法像从前一样面对周围的人,他的战争创伤让他无法正常融入社会。丹尼尔跟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弗雷德里克一起参军,在战场上弗雷德里克因腿受伤不能动弹,丹尼尔只好去搬救兵,但他回来之时恰巧看到儿时的伙伴被炸弹炸飞,紧接着大雨把他的尸体残骸和血迹冲刷得一干二净,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丹尼尔面前人间蒸发了。目睹了这一切,丹尼尔内心感到极为悲痛,像许多目睹战友死亡的士兵一样,丹尼尔内心也有一种“幸存者的内疚”,他认为“我本应该跟弗雷德里克一起死去”^⑤,这种内疚伴随着他,导致他在回国之后经常在幻觉里看见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站在床脚边上。这次他的背朝着我”^⑥。从小说的开始至结尾,弗雷德里克不停地在丹尼尔的幻觉或梦中出现,一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满身泥泞,之后出现的时候身上的衣服一次比一次干净,直至最后一次他出现在悬崖边上时,他的衣服已经变得一尘不染。目睹好友在战场上死去,尸骨无存,丹尼尔的内心非常悲痛,战争创伤让他回归后完全无法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过去的人和事。

丹尼尔战后回国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无处可去的他只能到母亲的朋友玛丽家里暂住。不久玛丽离世,丹尼尔并没有向社区报告,也没有告诉任何认识玛丽的人,而是偷偷把她的尸体埋在山上。当周围的人问起玛丽的去向时,他为了减少交流的麻烦,居然对不同的人撒不同的谎,要么说玛丽生病卧床,要么说她胸痛在家休息,要么告诉别人她去姐妹家里了。他为了减少跟他人打交道,选择隐瞒玛丽死去的消息。然而正是他异于常人的怪异做法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战争创伤具有很大的“杀伤性威力”,给许多患有战争创伤的回归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丹尼尔自玛丽死后独自一人居住,除了偶尔去看看自己暗恋的费利西亚外(弗雷德里克的妹妹),他跟邻居和以前的朋友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因此越来越与世隔绝。他意识到自己的“心里有一层冰”^⑦,因此他

①Bragg, Melvyn. *The Soldier's Retur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P.71.

②Bragg, Melvyn. *The Soldier's Retur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P.18.

③Bragg, Melvyn. *The Soldier's Retur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P.28.

④胡亚敏:《战争,创伤与身份认同——评荣格尔的〈部落:论回家与归属〉》,《外国文学》2017年第2期。

⑤Dunmore, Helen. *The Lie*. London: Hutchinson, 2014, p.172.

⑥Dunmore, Helen. *The Lie*. London: Hutchinson, 2014, p.32.

⑦Dunmore, Helen. *The Lie*. London: Hutchinson, 2014, p.180.

不愿面对周围的人,不愿跟其他人见面或交流,而且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心情好的时候他只愿意到田地里走走,而凡是需要跟人打交道的东西他一概没兴致,“除了这些田地,我几乎没有任何想看的”^①。战争创伤让丹尼尔在战后回归社会后不愿与人沟通,把自己紧紧地封闭在玛丽的家里和自己孤独的情感里,创伤给他再次融入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让他无法走出精神困境。在小说的结尾,他在幻觉中在悬崖边上再次见到弗雷德里克,他再也无法忍受战争创伤给他带来的痛苦,于是选择跟幻觉中的鬼魂“手拉手”一起跳下了悬崖。他的死亡让他彻底摆脱了战争创伤。

除了上述两部作品,新世纪战争小说还有许多类似的描写,如布拉格的“士兵归来”系列的其他三部小说《战争之子》《跨越战线》《记住我》(*A Son of War, Crossing the Lines, Remember Me*)、帕特·巴克(Pat Barker)“生命课程”系列《生命课程》《托比的房间》《日间》(*Life Class, Toby's Room, Noonday*)和《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等作品,均描写了患有战争创伤的士兵在战后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障碍。

二 战争书写中对人性的剖析

随着战争叙事视角的发展,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越来越关注在战争期间人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这类作品往往通过对人性的刻画来反映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精神和肉体创伤。创伤书写往往揉合了道德、伦理和人性等主题,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②。海伦·邓莫尔创作的小说《围困》(*The Siege*)一经发表,就获得了英国柑橘文学奖。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小说主人公安娜和家人以及整个城市的士兵和居民在列宁格勒围困战中如何在物资匮乏的生存困境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围困”指的是在这场围困战中,列宁格勒被封锁,城中的居民在面临生存物资匮乏和与世隔绝的困境中所体现出来的双重“围困”:被“围困”的城市以及精神被“围困”的居民。小说描述了安娜在面对列宁格勒围困战的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如坚韧、冷静和勇敢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刻画了个人在极端生存环境下的奋力抗争,以及普通人所面临

的求生困境、伦理困境、精神危机、创伤体验和人性善恶,并通过对人性的刻画来体现战争的残酷和破坏性,凸显了反战的主题。

《围困》对人们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善恶有着深刻的剖析。在这场城市围困战中,随着物资的逐渐匮乏,城中的居民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安娜看到邻居和他的孩子可能因营养不良而死去,她想把自己的物资分给邻居,然而她内心也很纠结,因为如果她把物资分给了邻居,她和家人的营养可能得不到保障,身体瘦弱的弟弟可能因此生病。但是后来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生病了,在经历了思想斗争之后,她最终还是决定把不多的物资分给邻居,此举彰显了她的人性之善。而守城的指挥官在决定如何分配城内物资补给的份额时也面临两难的选择:城内的补给根本不足以维持全城人的存活,他要么选择削减某些岗位的补给份额,让部分居民因份额减少而提前死亡来缓解物资的紧张;要么选择不减少份额,让大家平均分配本就不足的物资,这样迟早也会有许多居民被饿死。作为一个指挥官,他有最大程度优化资源配置的责任,最终他选择削减了部分岗位的供给,造成部分人提前死亡。然而当他下令削减补给份额时,他却清楚地明白他“不得不”^③这么做。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不得不受到因削减部分岗位的物资供给而“杀死”部分人所带来的良心拷问。小说对安娜和指挥官在面临两难的选择时体现出来的人性做了细致的剖析,让读者更能体会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艰难困苦。

小说还描写了在围困期间许多面对物资严重匮乏的民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善恶。当物资严重紧缺时,民众为了保护生活物资开始各种猜忌和怀疑,他们在排队领取物资时忐忑不安,或是在回家的路上小心翼翼,生怕有人跟自己搭话或抢走自己的物资。这种互相警惕、互相防备的行为说明民众已经在内心筑起了壁垒,把周围的普通人都当成了潜在的“敌人”。正如小说所言:“人人不提,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的生存是以其他人的死亡为代价的。”^④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人性恶的一面是最容易暴露出来的。通过对

①Dunmore, Helen. *The Lie*. London: Hutchinson, 2014, p.180.

②张舒:《当代文学女性创伤叙事的三个维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③Dunmore, Helen. *The Siege*. London: Penguin, 2001, p.150.

④Dunmore, Helen. *The Siege*. London: Penguin, 2001, p.170.

战争期间人性的刻画,作者再次呈现了战争的残酷:在战争期间,人和人之间为了争夺生存机会和物资而相互猜忌、怀疑,人们为了活下来只能采取各种极端的手段,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和谐关系被破坏,物质层面的围困也逐渐变成了精神层面的围困,战争对人性的摧毁和破坏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邓莫尔 2010 年出版的另一部战争小说《背叛》(*Betrayal*)也对人性进行了剖析:在冷战时期,安娜一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猜忌、试探和背叛不仅让他们身陷危险之中,也让他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联系受到了挑战和动摇,他们很有可能因为充满斗争的政治环境“不再是”一家人。小说对人性、理性、真实和谎言的描写也反映了残酷的战争创伤。

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在他的《柑橘与柠檬啊》(*Private Peaceful*)这部小说中也对战争时期的人性进行了剖析。小说主要描写了托马斯在他的哥哥查理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被枪决前的七小时五十四分里回忆了自己悲喜夹杂的童年生活以及充满创伤的战争经历。该作品以一个十六岁少年的视角讲述了在战争期间利用权力践踏底层士兵的英国军官们的荒唐行为。在对战争的描写中,军方权威、军人的伟大使命和荣誉感不复存在,残酷的战争暴露了军官们的无能和丑陋的人性,而绝大多数的士兵则最终沦为可怜战争炮灰。

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三个中尉,这些所谓的军官都是临时任命的,对如何指挥作战毫无经验。“巴克兰中尉尽力了,但他是直接从英国过来的。他可能被非常恰当地提过,但他对如何打好这场战争甚至比我们知道的还少。”^①小说重点刻画了一个无能的、丧失人性的军官韩利中尉荒唐可笑的行为。韩利整天随想、咒骂手下的士兵、侮辱他们的人格,还经常没有理由地体罚他们。他从早到晚操练、检阅和折磨这些在毒气和壕沟战里幸存下来的士兵,他的残暴和冷血行为让他们感到筋疲力尽、生不如死,对生命失去了希望。在他们眼里,韩利比德国敌人还要可憎。因查理不像其他人一样屈服于韩利的淫威之下,韩利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和他的弟弟托马斯。有一次托马斯被体罚至昏迷,查理找韩利说理却被公开处以“田野惩戒”。那天下着倾盆大雨,韩利让人把查

理双腿双手分开绑在车轮上整整一天,还要求全连的士兵去观看这场处罚。托马斯不停地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天天面临战场上的死亡威胁,还要被迫目睹战友在战场上被致残或死亡,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从战场上生还,于是经常像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一样失控地狂叫和哭泣。

压倒托马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哥哥查理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韩利中尉下达错误的指令导致十几名士兵丧失生命。当时为了保护受伤的托马斯,查理没有听令,而这也让韩利找到了一个绝好的除掉查理的借口。查理被匆匆地进行军事审判,整个审判只持续了不到一小时,然后被草率判处死刑。哥哥的死让托马斯更加看清了政府和军队的真面目,认清了战争荒谬的本质。正如托马斯在小说中所言:“战争让我们分离,我们的生命将因此永远改变。”^②战争不仅摧毁伦理秩序,而且让许多像韩利一样的军官丧失人性,他们随意体罚和处罚底层士兵。普通士兵没有因保家卫国而牺牲在战场上,而是在军官的肆意处罚下丧失生命,丧失人性的军官因自己的无能指挥和荒唐做法给底层士兵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所有参战国的士兵和人民的生命也因残酷血腥的战争而永远被改变。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批判了无能而霸道的英国军官,揭露了战争纵容某些英国军官滥用自己的权力和他们在战时体现出来的人性之恶的同时,也彰显了底层士兵的人性光辉,并通过对军官人性之恶和士兵人性之善的对比表达了士兵强烈的反战思想。

跟过去主要以男性为叙事主体的战争作品相比,以上两部作品分别从女性和儿童的视角来观察战争,女性的细腻心思和儿童特有的天真与纯洁跟残酷的战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上述两部作品中,女性不得不像男性一样为了生存而拼命获得生活资源,而尚未完全成年的孩子不得不在战场上被迫目睹各种摧毁人性和道德信念的暴行。女性在战争中变得成熟,儿童在战争中成长,他们因战争失去了理想、纯真和对生活的美好信念,通过他们的视角可以让人们反思战争对美好人性的摧残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梅格·罗斯科夫(Meg Rosoff)的作品《我如何生存》(*How I Live Now*)和莫里斯·格雷曼(Morris

^①Morpurgo, Michael. *Private Peaceful*. London: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03, p.88.

^②Morpurgo, Michael. *Private Peaceful*. London: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03, p.63.

Gleitzman)的作品《往事》(Once)等也都是从儿童的视角去描写战争,在这些战争小说叙事中都有对人性的剖析和探讨。正是通过对战争中显露出来的人性善恶的描写才能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战争的残酷。

三 战争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因此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爱情的描写。新世纪战争小说里也有许多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给战争书写增添了活力和生机,作者通过这些令人动情的爱情故事衬托出战争的恐怖和血腥。艾登·钱伯斯(Aidan Chambers)在《来自无人区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中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女孩海特勒伊一家救下了到荷兰作战并严重受伤的英国士兵雅各布,后来战事吃紧,海特勒伊和哥哥带着雅各布逃到朋友德克乡下的家里躲避。在海特勒伊亲自照料雅各布康复期间,两人坠入爱河,感情迅速升温并发展成了恋人关系。雅各布参战前在英国已经结婚,而且在他离开之前妻子已经怀孕,因此他和海特勒伊之间本不应该发展这样的恋情。但是两人相遇的时候恰好是雅各布受伤不能自理的艰难时期,当时海特勒伊的父母不想让雅各布跟着海特勒伊和哥哥到乡下去躲避,但是海特勒伊对雅各布不离不弃,坚持带着他一起到乡下疗伤,并悉心照顾他,最终使他得以康复。正是在这样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两人在患难中发展成了恋人关系。然而不幸的是,他俩相爱没多久,雅各布因心肌梗塞意外离世,留下悲痛欲绝的海特勒伊。而这个时候海特勒伊发现自己怀孕了,处于艰难的战争时期,未婚先孕的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就在她绝望企图自杀的时候,一直爱恋她的德克主动向她求婚,并且答应会善待还未出生的孩子。

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腻,对战争时期的爱情描写也非常感人。海特勒伊和雅各布之间的爱因为后者是有妇之夫而成为不伦之爱,然而作者在小说中对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和艰难的生存处境做了细致的描述,对海特勒伊的内心挣扎和矛盾也做了细腻的刻画,正是这些描写让读者站在两个人物的立场思考,并理解他们为什么在当时的环境下会违背伦理道德发展成恋人。他

们的爱不仅没有让人产生反感,反而让人感到同情,并且深受感动。德克并没有因海特勒伊跟雅各布之间曾产生情感并且有了爱情的结晶而嫌弃她,而是在后来婚后的日子里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诺,对妻子和非亲生的孩子都非常好。虽然海特勒伊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她至死都忘不了雅各布,并且在老年得了重病准备安乐死之前写信给雅各布在英国的妻子萨拉,希望把事情真相告诉她。萨拉因年迈不能前来,于是她的孙子代替祖母来到荷兰,见到了海特勒伊,并了解了她和他祖父在战争期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小说的叙事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不停转换,叙述视角在战时的爱情故事和战后的现实生活之间交叉进行:过去的叙述主要描写雅各布和海特勒伊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因患难而生情,而德克在雅各布死后出于对海特勒伊的爱娶了她并终生疼爱她;而现在的叙事主要围绕雅各布的孙子小雅各布受邀从英国到荷兰看望即将安乐死的海特勒伊的过程。战争期间雅各布和海特勒伊之间的爱情故事令人感动,也正是在战争小说里描写了如此令人动情的爱情故事才能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体会战争的残酷,并且渴望和平的生活。与许多直接描写血腥暴力的战争小说不同,这部小说虽有对部分战时场景的叙述,但更多的笔墨则是放在对爱情的回忆上。通过这个爱情故事让人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爱情的弥足珍贵。海特勒伊的这句话更能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这就是记忆。对我而言现在只剩记忆了。记忆和痛苦。一生充满记忆。痛苦属于当下,被遗忘之后烟消云灭。但是记忆会永存。”^①

邓莫尔的《谎言》一书不仅描写了回归后的丹尼尔难以融入家庭和社会,也描写了他对自己的童年玩伴费利西亚的暗恋。在他上前线的时候,费利西亚跟一个男人结婚了,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也参军了,之后战死在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丹尼尔一直渴望能够跟费利西亚一起生活,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于是他经常接近费利西亚,对她的关心表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并试图向她表白。虽然费利西亚对丹尼尔也有好感,但是因为她已经有了孩子,跟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两人并没有捅破窗户纸,无法得到自己所爱之人的爱情让丹尼尔无法从战争给他带来的伤痛中走出来,最终因为无法忍受战争创伤而选择跳

^①Chambers, Aidan. *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London: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2012, p.88.

下悬崖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部小说讲述了受到战争创伤影响的丹尼尔渴望得到爱,也憧憬美好的生活,然而无法得到自己所爱之人的爱最终让他无法走出战争创伤给他带来的梦魇。在这部讲述战争创伤的小说中,穿插一个爱情故事给小说增添了一丝生机,也同时反衬了战争的残酷。

罗斯科夫的《我如何生存》一书讲述了十五岁的黛西独自一人从美国到英国的阿姨家小住,这时战争爆发,她被迫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期间她和十四岁的表弟埃德蒙之间萌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后来她作为难民被接回了美国,六年之后她再次回到英国,见到了因战争创伤而精神抑郁的埃德蒙。此时的埃德蒙精神低落,在黛西向他表白之后终于渐渐走出了精神低谷。小说以战争作为背景,主要讲述了战争期间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弗兰克·贝恩斯(Frank Baines)在他的回忆录《钦迪特事件:缅甸战争回忆录》(*Chindit Affair: A Memoir of the War in Burma*)里也讲述了二战期间自己作为一名士兵跟随 2 200 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从印度飞到缅甸北部,被派往前线与日军作战的故事。故事的叙述者贝恩斯是同性恋,在战争期间跟他手下一个十六岁的廓尔喀小伙子相爱了。小说同样通过在战争期间两个同性恋人之相互爱恋以及相互照顾来凸显战争时期爱情的弥足珍贵。莫波格在他的《柑橘与柠檬啊》这部小说里不仅描写了托

马斯和哥哥在战场上的痛苦经历,而且也描写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小说中兄弟俩同时爱上了邻家女孩茉莉,之后哥哥跟茉莉结婚,托马斯为此感到非常痛苦。托马斯未满十八岁尚不能入伍,但因不愿在家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成为嫂子这一事实,选择离家跟哥哥一起上战场。后来,哥哥在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前把茉莉托付给弟弟。这些爱情故事给小说增添了活力和生机,也正因为爱情故事发生在战争期间,美好的爱情反衬了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也正因如此,人们才能更加珍惜爱情和和平,更加憧憬没有战争的美好生活。

结语

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战争小说叙事不同的是,新世纪的英国战争小说书写不再把战争聚焦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下,也不再以描写战场上的战斗、弘扬爱国的主题和描写血腥暴力的战争场景为主,而是把叙事重点放在了对个人创伤的书写上。而对战争创伤的书写主要通过通过对士兵回归社会和家庭面临的种种困境、对人性的刻画、对爱情的描写来凸显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多重痛苦和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创伤,并且通过对个体创伤的书写来反衬战争的残酷,表达作者强烈的反战思想和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On the New Features of Trauma Narratives in the British War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

LIU Hu-min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War novel has always been a literary genre in the retrospect and construction of war memorie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narration of heroic epics, the narratives of early British war novels have adopted the top-down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grand war scenes, important military actions or heroes. However, new features have started to emerge in the trauma narratives of the war novels of this century: emphasis on the plight confronted by returned soldiers when reintegrating themselves into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war narratives and depiction of love stories during the war to contrast the cruelties of wars and express people's longing for a happy life.

Key words: trauma narratives; plight; human nature; love stories

(责任校对 朱正余)